

時時刻刻

美 迈克尔·坎宁安 著
王家湘 译



YZLI0890118501

人民文学出版社



WALDEN
LIBRARY

THE
CUNNINGHAM
BOOKS

時時刻刻



〔美〕迈克·坎宁安 著
王蒙湘 译



YZLI0890118501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1 - 5751

THE HOURS by MICHAEL CUNNINGHAM

Copyright: © 1998 BY MICHAEL CUNNINGHA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ANDT & HOCHMAN LITERARY AGENT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LTD. CO

All right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时刻刻 / (美)坎宁安(Cunningham, M.)著;王家湘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02-008751-8

I. ①时… II. ①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 I 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8378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选题策划:方雨辰

装帧设计:瀚 愔

时时刻刻

[美]迈克尔·坎宁安 著

王家湘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45 千字 开本:880×1240 毫米 1/32 印张:7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2000

ISBN 978-7-02-008751-8

定价:25.00 元

谨将此书献给肯·科比特

现在我们要去猎取第三只老虎了，但是和其他那些老虎一样，这也依然会是我梦中的形体，是文字构成的，而不是超越了一切神话、在地球上走来走去的有着血肉之躯的老虎。我很清楚这一切，然而在这不明确的、缺乏理智的、古老的追求中，有某种力量在不断驱使我前进，我继续不断地追捕这另一只老虎，那在诗歌中找不到踪迹的野兽。

——J. L. 博尔赫斯^①，《另一只老虎》，一九六〇年

我没有时间来描述我的计划。我会说上许多关于生活中的时刻以及我的发现；我是怎样在我的人物的身后挖出美丽的洞穴；我认为这给我的正是我想要得到的；人性，幽默，深度。我的想法是，这些洞穴应该相互连接，每一个洞穴都在当前的一刻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摘自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日之日记

^① 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和小说家，作品基调孤独、迷惘、彷徨、失望，带有神秘色彩。

序 幕

她匆匆走出住处，对于当时的天气来说，她身上穿的大衣太厚了。这是一九四一年。又一场战争已经打响。她给伦纳德留了一张字条，也给瓦妮莎留了一张。她坚定地向那条河走去，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但即使在此刻，看到丘陵草地、教堂，三三两两散布着的羊儿，白色中闪着一丝硫磺色，在逐渐变得昏暗的天空下吃草，这景象几乎使她分了心。她停下脚步，注视着羊儿和天空，然后继续前行。身后隐约传来低低的声音；轰炸机在空中发出低沉的嗡嗡声，虽然她寻找飞机，但是没有看见。她走过农场上一个工人的身边（他的名字是约翰吗？），他是个强壮的人，小脑袋，穿了一件土豆色的背心，正在清理流经柳树林的沟渠。他抬头看了看她，点点头，便又低头看着棕褐色的水。她在走向河边的路上经过他的身边的时候，心想他能在柳树林中清理沟渠，是多么成功，多么幸运。她自己失败了。她根本不是个作家，说真的，她只不过是个

有天赋的怪癖者。昨夜雨后残留的水坑中映照出片片天空。她的鞋子稍稍陷进了柔软的土里。她失败了，现在那些声音又出现了，模糊地喃喃着，就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外，就在她的身后，在这里，不对，一转过身去它们就跑到别处去了。声音回来了，毫无问题，头痛正在来临，那无论她是什么都会将她压碎并取而代之的头痛。头痛正在来临，好像轰炸机又出现在空中了（究竟是不是她自己想象出来的？）。她来到了堤岸，爬了上去，然后下到河边。上游有个钓鱼的人，离得很远，他不会注意到她的吧，会吗？她开始寻找一块石头。她迅速而有条不紊地寻找着，仿佛是按照想要成功就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循的方子在做。她挑选了一块和猪头骨的形状及大小差不多的石头。即使在她把石头拿起来，使劲塞进大衣的一个口袋里的时候（毛皮领子蹭得她的脖子痒痒的），她仍情不自禁地注意到石头冰冷的白垩感和它的颜色，一种泛白的棕色，带有绿色的斑点。她紧靠河边站着，河水拍打着河岸，将泥地上小小的不平整的地方灌满了清澈的河水，看起来和那条像大路一样牢实的、从此岸持续延伸到彼岸的黄褐色的、斑驳的东西简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质。她迈步向前。她没有脱去鞋子。水很冷，但是还没有冷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她停了下来，站在没膝深的冷水里。她想到了伦纳德。她想到了他的手和他的胡子，他嘴巴四周的深深的皱纹。她想到了瓦妮莎，想到了孩子们，想到了维塔^①和埃塞尔：这么多的人。他们都失败了，不是吗？

① 即维多利亚·萨克维尔维斯特（1892-1962），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好友，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的创作灵感得益于二人的亲密友谊。

她突然为他们感到了巨大的遗憾。她想象自己转过身子，把石头从口袋里拿出来，回到家里去。也许她还来得及把字条销毁掉。她可以继续生活下去；她可以完成这最后的仁慈之举。站在没膝深的流动着的水中，她决定不这样做。声音出现了，头痛正在来临，如果她重新把自己置于伦纳德和瓦妮莎的关爱之下，他们不会再放开她的，是吧？她决定坚持要他们放开她。她笨拙地蹚着水（河底是黏糊糊的淤泥）往河心走，直到水没了腰。她看了一眼上游的钓鱼人，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短上衣，没有看见她。河流黄色的水面（在这么近的地方看，颜色更黄而不那么发褐）脏兮兮地映出了天空。那么，这里就是真实的感知的最后时刻了，一个穿着红上衣在钓鱼的男人，以及一片映现在不透明的水面上的天空。她几乎身不由己地（对她来说，她感到身不由己）往前一迈或一绊，石头将她拽进了水里。然而，片刻间，仿佛就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就像又一次的失败；只不过是她很容易就能够游出去的冷飕飕的水而已；然而，水流包围住了她，以这样突然的、汹涌的力量攫住了她，感觉就像一个强壮的男子从河底升起，抓住了她的腿，抱在胸口。有种亲切的感觉。

一个多小时以后，她的丈夫从花园回到屋子里。“夫人出去了，”女仆说，一面拍松一只破旧的枕头，羽绒四下飞散。“她说一会儿就回来。”

伦纳德上楼到起居室去听新闻广播。他在桌子上发现了一只蓝色的信封，收信人是他。里面有一封信。

最亲爱的，

我确信自己又要精神失常了：
我感到我们无法再一次
经受这样可怕的时刻。
而且这一次我不会恢复了。我开始
产生幻听，精神无法集中。
因此我要做一件看来最应该做的事情。你
给予了我
可能获得的最大幸福。
任何人做得到的，你在一切方面
都做到了。在这可怕的疾病来到之前，
没有哪两个人能够比我们更幸福。我不再能够
和它斗争了，我知道自己
毁了你的生活，没有我你就
能够工作。我知道你会的。
你看，我甚至连这封信都写不好了。我
无法读书。我想说的是，
我生活中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予的。
你一直对我无比耐心，对我
太好了。我想说——
这谁都知道。如果有人能够
拯救我，那个人就是你。

除了对你的善良确信无疑之外，
一切都从我脑子里消失了。我
不能再继续毁掉你的生活。没有哪两个人
能够比我们更幸福。

V.

伦纳德急忙跑出房间，奔下楼去。他对女仆说，“我想伍尔夫太太出事了。我想她可能要自杀。她往哪儿去了？你有没有看见她离开屋子？”

女仆惊恐万分，开始哭了起来。伦纳德冲到外面，往河边跑去。他经过教堂和羊群，经过了柳树林。在河岸上他没有看见别人，只有一个穿红上衣的男人在钓鱼。

水流很快将她带走。她好像在飞，一个奇异的人形，胳膊张开，头发飘动，毛皮大衣的后下摆在身后起伏翻腾。她沉甸甸地穿过一道道带微粒的褐色光线漂浮。她没有漂多远。脚（鞋子已经掉了）时而碰到河底，激起一片混浊的污泥，布满了黑黑的烂叶，在她漂远已经看不见以后，这些污泥烂叶仍然几乎一动不动地竖立在水中。一条条黑绿色的水草缠在她的头发里和大衣的毛皮上，她的眼睛有一会儿被厚厚的一簇水草蒙住了，水草最后终于散开，在不断扭绞、松开、再度扭绞中漂走。

她最终被索斯伊思的那座桥的桥桩挡住，停了下来。水流挤压她，不断拨弄她，但她被稳稳地挤在粗矮的四方桥柱的底座部分，背对着河，

脸贴着石头。她蜷曲在那里，一只胳膊弯在胸前，另一只漂浮在臀部突起处的上方。离她上方一定距离是明亮的、微波荡漾的水面。波动的水面上映现出白色的、云层密布的天空，乌鸦的黑色剪影在上面交叉飞越。小汽车和大卡车在桥上隆隆驶过。一个和母亲一起过桥的小男孩，最多只有三岁，在栏杆旁停住，蹲下身子，把手里拿着的棍子往栏杆的石板之间捅，好让棍子掉到河里去。他的母亲催促他往前走，可是他就是要在那里待一会儿，望着棍子被水流带走。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天的情景：桥上的男孩和他的母亲，水面上漂动的棍子，河底弗吉尼亚的身体，仿佛她在梦想着水面，棍子，男孩和他的母亲，天空和乌鸦。一辆草绿色的卡车在桥上驶过，车上满是穿军装的士兵，他们朝着刚刚扔掉棍子的男孩招手。他也招手回应。他要求母亲抱起他来，好让他更好地看到士兵，他们也能更好地看见他。这一切都进入到了桥内，在桥的木头和石块间回响，进入到了弗吉尼亚的体内。她的被挤压在桥桩上的半边脸吸纳进了所有的一切：卡车和士兵，母亲和孩子。

达洛维夫人

还得去买花。克拉丽莎装出恼怒的样子（虽然她喜爱这种跑腿的差事），留下萨莉打扫卫生间，跑了出去，答应半个小时就回来。

这里是纽约市。现在是二十世纪末。

打开门厅的门，六月的早晨是这样晴朗，明净如洗，克拉丽莎不得在门槛旁停了下来，就像她会在游泳池旁停下来，注视淡蓝色的池水轻拍瓷砖，清澈明亮的阳光织成的网在池水的蓝色深处波动。仿佛在泳池边上站着，她暂时延缓了那纵身一跳，那迅速包围她的一层冰凉的膜，那浸没在水中时纯粹的震动。纽约，喧嚣的、在无情的衰老中落入无底深渊的纽约，总会出现几个像这样的夏日早晨；它们显示新生命的力量，坚定不移地涌入到每一个地方，以至几乎到了可笑的地步，就像一个承受着无尽的、骇人听闻的粗暴对待的卡通人物，却总是毫发无伤地出现，

准备承受更多的灾难。在这个六月里，生长在西第十街两旁满是狗屎和被弃的包装纸的四方形树坑里的树木，已经重又长出了绿嫩的小树叶。隔壁老太太的窗口花坛里总是放满了插在泥土里的、褪了色的红色塑料天竺葵，现在重又长出了一棵离群的蒲公英。

能够在一个六月的早晨活着，富足，享受着几乎有点说不过去的眷顾，只有一件简单的跑腿活要干，这令人多么兴奋，多么震惊啊。她，克拉丽莎·沃恩，一个平常的人（在这个年龄，还干吗要费劲去否认这一点呢？），要去买花，要举办晚会。当克拉丽莎走出门厅时，她的鞋子接触到了红褐色的、点缀着云母的第一级砂石台阶。她五十二岁，仅仅五十二岁，身体好得几乎反常。她的感觉和十八岁时在维尔弗里特^①的那一天一模一样，那时她走出玻璃门，进入一个和今天非常相像的日子，清新，几乎是恼人的晴朗，充满了勃勃生机。蜻蜓在香蒲间飞来飞去。空气中弥漫着草香，水晶兰的芬芳使草香更为浓烈。理查德跟在她后面走出来，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说道，“嗨，你好，达洛维夫人。”达洛维夫人这个名字是理查德的主意——是一个晚上喝醉了以后在宿舍里抛出来的别出心裁的想法，他向她断言，沃恩这个姓对她不合适。他说，她应该以文学中一个伟大的人物命名，她主张叫伊莎贝尔·阿切尔^②或安娜·卡列尼娜，理查德坚持说达洛维夫人是独一无二的、明显无疑的选择。一个理由是她自己已经存在的名字，这是个明显得无法忽视的标

①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一镇名。

②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女主人公。

志，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命运这个更大的问题。她，克拉丽莎，显然不会命中注定去缔结灾难性的婚姻——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结局，或者倒在火车的车轮之下——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局。她注定会具有魅力，富足发达。因此现在和以后就都是达洛维夫人了。“很美，不是吗？”那个早晨达洛维夫人对理查德说。他答道，“美是个妓女，我更喜欢钱。”他偏爱风趣的妙语。克拉丽莎作为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一个，唯一的女人，感到自己能够来点多愁善感的情绪。如果是六月末，她和理查德就会是情人了。那时候，理查德离开路易斯的床就有几乎整整的一个月了（路易斯，幻想中的农家小伙，目光懒散的活生生的肉欲的化身），就会到她的床上来了。

“唔，我碰巧喜欢美。”她说道。她把他的手从自己的肩膀上拿开，咬了他的食指指尖一口，比她想的狠了一点。她十八岁，刚改了名字。她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克拉丽莎走下台阶，走在买花的路上的时候，她的鞋子发出轻柔的砂纸般的声音。对于理查德的有悖情理的既交好运（“美国文学中一个极度痛苦的、先知先觉的声音”）同时又重病缠身（你根本就没有 T 淋巴细胞，我们一个也查不出来），她为什么没有感到更多的忧郁？她怎么啦？她爱理查德，她不断想到他，但是也许她对这样的一天的爱要稍许更多一点。她爱一个普通夏日早晨的西第十街。她感到像个淫荡的寡妇，在黑色面纱下是新近漂染了的头发，眼睛放在为丈夫守灵者中合适的男人身上。在路易斯、理查德和克拉丽莎三个人之中，克拉丽莎一向是心

肠最硬的，最容易发生浪漫故事。她忍受这方面的取笑已经有三十几年了；很久以前她就决定不再去在意这些，去享受她自己的放浪不羁的感情回应，如理查德所说，这种回应往往会和一个令人特别恼怒的早熟的小孩的回应同样刻薄而可爱。她知道，像理查德这样的诗人，会严厉地度过这个同样的早晨，对它加以剪辑，将偶尔出现的丑陋连同偶尔出现的美一并去除；从那些连栋旧砖房、庄重而结构复杂的石质圣公会教堂、遛自己的杰克·罗素小型犬（在第五大道上突然到处都是这些活跃的、有着弓形腿的小狗）的瘦削的中年男子背后，寻求经济和历史的真理，而与此同时，她，克拉丽莎，只是不加判断地欣赏那些房子、教堂、男人和狗。这很幼稚，她知道。缺少锋芒。如果她公开表示出来（现在，在她这个年纪），她的这种喜好会将她打入容易上当的傻瓜和笨蛋、带着音响吉他的基督徒、或者为了换得糊口而同意表现温顺的妻子这类人的王国之中。可是，这种不加区别的爱在她的感受中完全是严肃认真的，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意向的一部分，世界上的一切都有着自己秘密的名字，这名字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而仅仅是事物本身的景象和给人的感受。她认为这坚定不移的强烈迷恋就是自己的灵魂（一个令人尴尬的、多愁善感的词，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叫法吗？）；可以想象得到，是身体死亡以后可能继续存在的那个部分。这些克拉丽莎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她不喜欢滔滔不绝或叽叽喳喳。她只是对于明显的美的表现发出惊呼，而且即使那时也设法表现出成年人的某种克制。美是个妓女，她有时这样说。我更喜欢钱。

今晚她要举办自己的晚会。她要使自己公寓的房间里放满食物和鲜花，挤满了风趣的有权势的人。在晚会上她要护卫好理查德，不让他过于劳累，然后护送他到城外去领奖。

她挺了挺身子，站在第八街和第五大道的拐角处等绿灯。就是她，威利·巴斯心里想，有的早晨他经过她的身边，就在这附近。这个老美国人，老嬉皮士，头发还是很长，而且不顾一切地是灰白色，穿着牛仔裤和男式棉布衬衫，脚上是双某种民族式样的（印度的？中美洲的？）浅口便鞋，出来进行她晨间的巡游。她仍然有点性感；有某种吉普赛人放荡不羁的、好女巫式的魅力；然而今天早晨她却是一副可悲的样子，穿着大衬衫和奇异的鞋子这么直挺挺地站着，抗拒着重力的吸引力，一只雌性的猛犸象，沥青已经没膝，在挣扎的间隙小憩，笨重而骄傲地站着，一副几乎是无动于衷的样子，装作在打量对岸等待着她的嫩草，而其实她已经开始明确地知道，天黑以后豺狼出现时自己仍然会在这里，独自被困于此。她耐心地等着绿灯。二十五年前她想必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必定有男人在她的怀里幸福地死去。威利·巴斯能够解读一张脸的历史，能够了解那些现在已经年老的人曾经一度年轻过，他对自己的这种能力感到骄傲。变灯了，他继续前行。

克拉丽莎横穿过第八街。她不由自主地喜爱上了和一只白色漆皮女式浅口轻便鞋一起扔在人行道边上的一台坏电视机。她爱小贩高高堆放着花椰菜、桃子和芒果的小车，每种东西都用卡片在一大堆标点符号间标明了价格：“一点四九美元!!” “一美元三个!?! ” “每个五十美

分!!!!”在她前面，华盛顿凯旋门下一个穿着一身缝制得体的黑色套裙的老妇人好像是在唱歌，她正好站在乔治·华盛顿作为战士和作为政治家的一对雕像之间，两尊雕像的脸都受到了风雨的剥蚀。正是这座城市的拥挤和喧腾，它的纷繁复杂，它无穷的活力打动了你。你知道曼哈顿的故事，是用几串珠子买下来的一片荒漠，但是你却觉得，不可能不相信它始终就是一座城市；相信如果你往下挖掘，就会挖出另一个更为古老的城市的遗迹，然后再往下挖，会是一座再一座城市的遗迹。在公园的水泥地和草坪下（她现在已经过了街进入公园了，那个老妇人在那儿仰着头唱歌）安放着埋葬在义冢里的人的遗骨，一百年以前只是把地面一铺，就成了华盛顿广场。克拉丽莎走在死者的遗骨之上，有男人悄悄兜售毒品（并不是向她兜售），三个黑人姑娘穿着旱冰鞋嗖地滑过她身边，老妇人不入调地唱着，哼唧哼唧。自己的幸运，自己的好鞋子（在巴尼店削价出售，可还是好鞋）使克拉丽莎不安、快乐；毕竟，这里是公园最难对付的肮脏所在，即使有花草的掩盖也无济于事；这里有毒品贩子（如真到那个地步，他们会把你杀了吗？），疯子，惊吓得茫然不知所措的人和饱受挫折的人，那些即使曾经有过好运现在也气数已尽的人。尽管如此，她依然热爱这个世界，因为它的粗犷和不可摧毁，她知道其他的人，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一定也爱它，虽然没有人说出具体的理由来。否则我们为什么在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遭到怎样的不幸的情况下，仍然奋力生活下去？即使我们比理查德还要虚弱，即使我们只剩下皮包骨，全身爆发出瘀斑，大便失禁拉在床上，我们仍旧拼命想